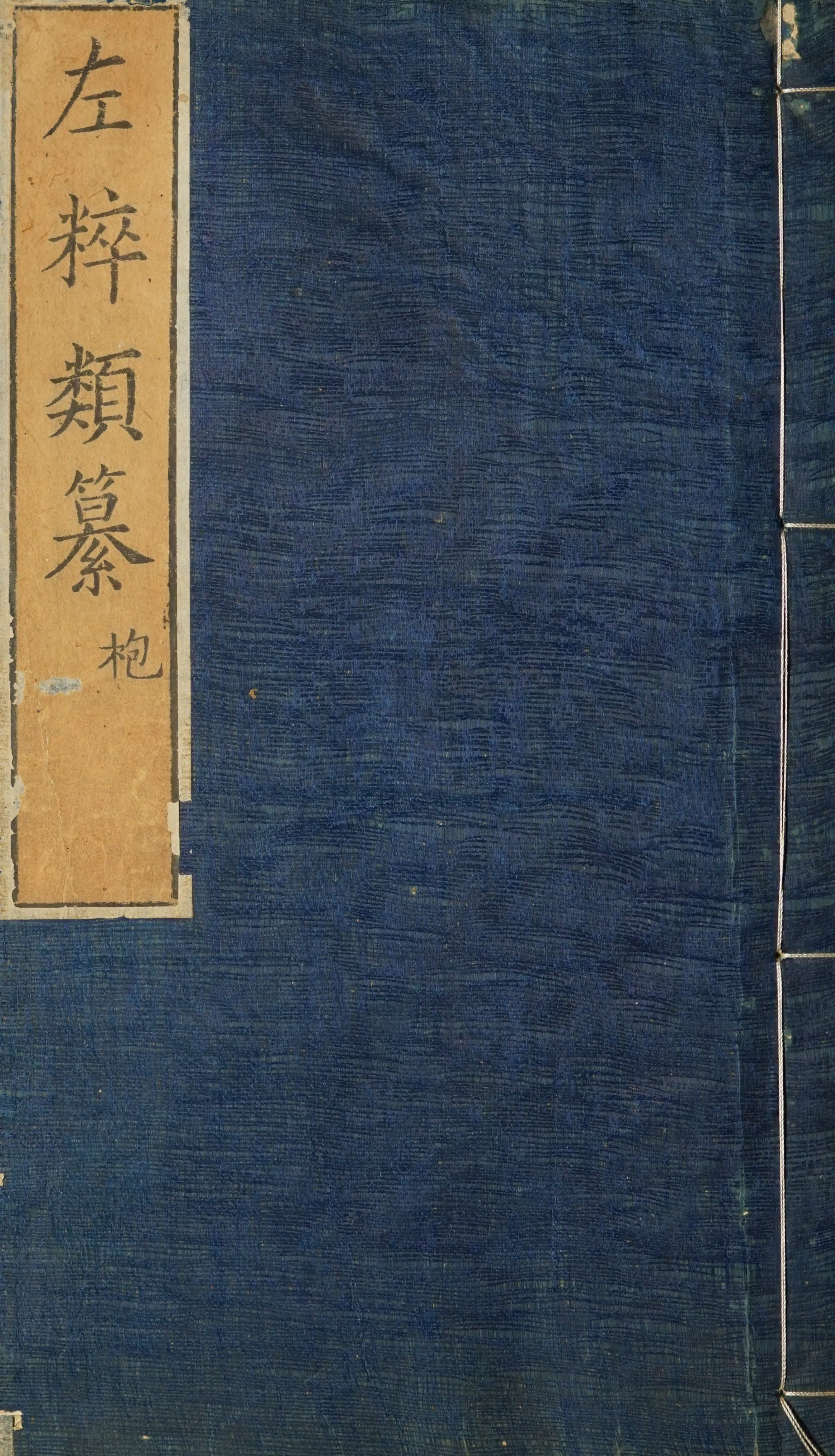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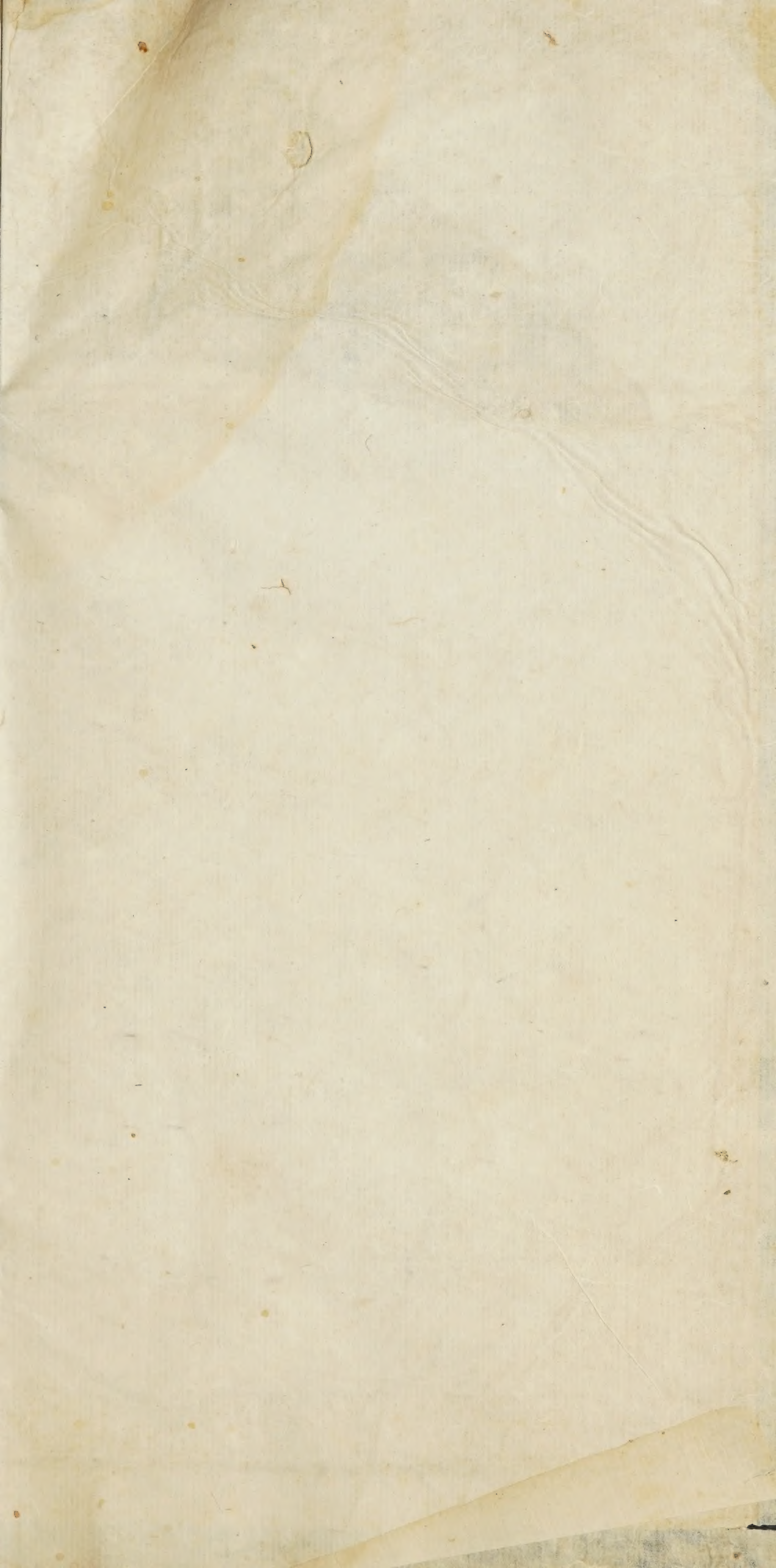

左粹類纂
枹





左粹類纂卷之五

吳會　施　仁編集
維揚　孫應鰲批點
河東　任養心校閱

議論

議論在廟堂則天下享其福春秋諸臣禮有議樂有議事之利害人之臧否亦各有議天下未嘗一日無公論也故雖戰無虛歲而世道頼以不墜多夫人之力與乃若虢射主閉糴之議而君見獲子駟主從楚

州鳩不惟從樂之數亦且知樂之義

之議而國弗寧伯宗好直懼人之治張趯有知顯君之失則不能無遺論

〇周

伶州鳩論鑄鍾 國語

王（景）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無射鍾名大林其覆也）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不知）臣聞之琴瑟尚宮（從大）鍾尚羽（從細）石尚角（清濁之中）匏竹利制（以聲音調利爲制無所尚）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次）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從其調利）革木一聲（無變）

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中 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越謂爲之孔也 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正西曰兌爲金爲閶闔西北曰乾爲石爲不周正南曰離爲絲爲景正東曰震爲竹爲明庶東北曰艮爲匏爲融西南曰坤爲瓦爲涼正北曰坎爲革爲廣莫東南曰巽爲木爲清明 於是乎氣無滯陰，夏有霜雹 亦無散陽，冬無冰李梅實 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勞 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言無射有大林是作細而大過其律害於正聲 用物過度妨於財，

讀此文亦知聽和平之樂所謂中德中音近知本矣末意所以警景王者尤切節奏鏗然

論律

言用金多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導之以中德舞也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祭祀神享宴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

伶州鳩論律 國語

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濁也古之神瞽樂祖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制樂度律均鍾百官軌儀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以

立百事之道法也紀之以三天神地祇人鬼平之以六六律成於十二律呂

在生天之道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

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十一月律六者天地之中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天有六母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畢矣故六爲中黃中之色也鍾之言陽氣鍾聚於下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九德九功之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

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正月律簇湊也言陽氣大湊於上也於正聲爲商故爲金奏所以佐陽發出滯伏也

三曰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也三月律姑絜也洗濯也言陽氣養生洗濯枯穢也於正聲爲角時百物修絜故用之宗廟可以合仲用之享宴可以納賓也

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月律蕤委蕤柔貌也言陰氣爲主委蕤於下陽氣盛長於上有似賓主也

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七月律夷

平也則法也言萬物既成可法則也九則九功之則無貳民心不疑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九月律陽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六間六呂在陽律之間呂陰律所以侶間陽律成其功發揚滯氣而去散越者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十二月律元一也陰繫於陽以黃鍾爲主故曰元間天氣始於黃鍾萌而赤地受之於大呂牙而白成黃鍾之功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二月律四隙四時之間氣微細者春爲陽中萬物始生四時之微氣皆始於春春發而出之三時奉而成之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月律陽氣起於中至四月宣散於外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六月律林衆也言萬物衆盛也鍾聚也於正聲爲徵展審也肅速純大恪敬也任其事速其功敬其職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八月律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也榮而未實曰秀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

第七律

復也十一月律言陰應陽用事萬物鍾聚百嘉具備時務均利百官器用程度庶品使皆應其禮復其常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神無姦行物無害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細細聲謂角徵羽也鎛小鍾也兩細不相和故用鍾爲節以大平細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謂宮商也兩大不相和故用鎛以小平大也甚大謂同尚大聲也則又去鎛獨鳴其細細謂絲竹革木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成終復則樂終則復奏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歲歲星也鶉火析木天黿皆次名武王以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始發師後三日得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師行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

嚳受之、北維水位也顓頊以水德王立於此嚳以木德代之嚳周之先祖言周以木德受殷之水猶嚳之受顓頊也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天黿齊之分野也析木日辰所在也建星在牽牛間謂從辰星所在天黿之首至析木之分歷建及牽牛皆水宿言得水類也大姜齊女大王之妃王季之母也伯陵大姜之祖有逢伯陵也逢公伯陵之後爲殷諸侯封於齊地屬天黿故祀天黿尒而配食爲共神主馮依也言天黿乃皇妣家之所馮依非但合於水木相承而已周道起於大王故本於大姜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鶉火歲星所在利伐人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辰馬謂房心星也心星所在大辰之次爲天駟有月在房合於農象也稷播百穀故云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五位歲月日星辰也三所逢公所馮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也自鶉及駟、

七列也歲星鶉火在張十三度月宿天駟在房五度從張至房七列合七宿謂張翼軫角亢氐房之位南北之揆七同也七同合七律也鶉火午天黿子自午至子其度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神人相應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陳師牧野未畢而雨天地神人協同之應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畢陳也上宮以夷則為宮聲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一曰陽氣在上故曰上宮當辰時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辰日月之會斗柄也長先用之也其樂為羽謂羽翼其衆取能藩蔽其民使中法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此甲子昧爽仗鉞秉旄時也作黃鍾以厲六軍所以宣養氣德使皆自勉尚桓桓也黃鍾在下故曰下宮以大

其文亦如其樂之奏合而成章分而有體

不言佾而言羽婦人無武事故獨用文樂

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致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此既殺紂什四散財發粟時也太簇所以贊陽出滯故用之太簇在下故曰下宮三王大王王季文王也友及嬴內地以無射之上宮無射在上故曰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施施惠舍舍罪故謂之嬴亂治也所以優柔容民也

○魯

衆仲論樂舞　左傳隱公五年

考仲子之宮仲子惠公妾也考者始成而祀也將萬焉舞公隱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制八音之器使

不荒淫宣八方之風使不蘊結故自八以下唯天子得盡物數自諸侯以下則降殺以兩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仲子以別宮不敢同群廟而用六群廟仍僭用八呂氏曰隱公之問必其心有所大不安也衆仲盡申告之曰周公制禮作樂以致太平蓋欲行之天下傳之萬世也周公欲行之天下而子孫已亂之欲傳之萬世而身沒已遠之使周公而有知吾知其不享魯祭矣不爲此言而使用六佾於仲子之廟是以禮處仲子而不以禮處周公何其待仲子之厚而待周公之薄耶雖然此非所以責衆仲也成王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雖召公畢公之賢未嘗固爭况衆仲乎

衆仲論謚族 左傳隱公八年

無駭卒羽父翬字請謚與族公隱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爲諸侯立有德以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如舜生於嬀汭故賜陳嬀姓因所封地命胡公曰陳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

命名旨趣具此亦以見古人重諱之原

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諸侯不得賜姓故其臣之氏或以字如魯孟仲季或以謚如宋戴衛齊或以官如晉士中行或以邑如晉韓趙魏之類公命以字爲展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以王父字爲氏

申繻論命名 左傳桓公六年

子同生魯桓公之子莊公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以牛羊豕接夫人重適也卜士負之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四方士妻食之卜士之妻爲乳母公與文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如魯公子友以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命爲義如文王昌武王發知其能昌國發兵也以類命爲象如孔丘以首象尼丘

也取於物爲假如孔鯉適有饋之鯉也取於父爲類如子同與父同日也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隱痛疾患辟不祥也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諱自周始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改爲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改爲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類也謂同日命之曰同

曹劌論戰事 國語

長勺之役莊公伐齊納糾桓公自莒先入敗魯師于乾時至是復伐魯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對曰

一節應照一節句句與實來出聽獄中心爲民一段似出別調仍歸本格所以爲佳

夫惠本。樹德施利而後民歸之志。志歸於上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布德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過用。財用不匱。莫不共祀。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徧獨恭不優。裕不咸。民弗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先利民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對曰。是則可矣。夫苟中心圖民。知雖不及。必將至焉。至於道

臧文仲善宋辭 左傳莊公十一年

宋大水。公莊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

君子道其常是言近之

乎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辰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代對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御說繼閔公而立是爲桓公

申繻論蛇鬬 左傳莊公十四年

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鄭有二君子儀在新鄭突在櫟突使傅瑕弑子儀而入在蛇鬬後之六年公莊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子儀畏厲公奪其國所以致蛇之異妖猶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

祭法亦載此文而畧不同大抵祭法諸書皆漢儒多附會者故左氏此文尤先此可據考覆實驗步跌蕩

興故有妖。

○展禽論祀典　國語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展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也迂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類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

故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单（盡）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蒼梧之野）鯀鄣洪水而殛死（羽山）禹能以德脩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之後）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黑水之山）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幕舜之後虞思也）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之後季杼也）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

麗露脉長

僅祭祀以為國典至此其意已盡故又再拈仁智數句而未又拈避灾以實之斷而復續信巧匠也

焉（微契之後）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質信也謂信之於民心）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公平）而智者處物（曲當）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爰居所避）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

爲三筴簡書也三筴三卿卿一通

孔子論臧文仲左傳文公二年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知其賢而不使在位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往來無禁妾織蒲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居蔡山節藻梲縱逆祀躋僖公祀爰居海鳥三不知也

孔子惜繁纓左傳成公二年

衛侯穆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此處闕新築戰事石成子稷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

名以出信以下止見君之所司

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於此禦齊師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良夫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周禮曰天子樂宮縣四周諸侯軒縣闕南方曲縣軒縣也繁纓以朝繁纓馬飾諸侯之服許之仲尼聞之後聞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以文與其人政亡則國家從之亡弗可止也已不能救

臧宣叔議待使臣禮左傳成公三年

晉侯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赤棘之盟衛侯定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始通之盟公成問諸臧宣叔許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下卿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以強弱爲小大故衛雖侯爵猶爲小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季文子議晉不救鄭左傳成公七年

吳壽夢伐郯郯成及吳平季文子行父曰中國不振旅晉景自邲之敗

不競於楚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中國不相恤故夷狄內侵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主不弔伯主不恤小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　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季文子私言晉二命　左傳成公八年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晉景公勝齊使歸魯汶陽田矣齊服晉故復使歸于齊　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

汪氏所設之辭與季文子之辭無大相遠但汶陽之田繫於魯不小季文子不能明正其義慷慨其言而乃因餞以私言之此其所以非也

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謂謀之不遠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汪氏曰夫商人一環而子產不從於強令況先君所受於王之分地乎使是時季文子復於韓穿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周公相成王以尹天下有大勳勞於王室成王封我先君魯公於少皞之虛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以昭周公之明德顧敝邑褊小密邇仇讐惟是先王之封畛疆域莫克有之大國為侯伯而長諸侯矜哀敝邑以不腆之田而翦於仇讐是用痛心疾首悉師輿賦以為牽之役天誘其衷齊人悔罪請盟袁婁以汶陽之田歸諸敝邑則大國之命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今大夫命敝邑曰復歸諸齊棄信失義以蔑先王之制或者難以霸乎大國制

辭雖五遂甚足警戒、

義以服諸侯若徼惠於周公魯公施榮賜於汝湯使敝邑世世守之以勿失隧則寡君之願也諸侯之望也其何有貳志背袁婁之盟而失諸侯必不爲也敢盡布之執事惟執事實圖利之如是則韓穿將恐懼悔謝之不暇復諸晉侯不復有歸齊之命矣韓宣子不能行之於鄭豈以韓穿獨能行之於魯乎惜也季文子爲魯之賢大夫而有愧於子産多矣

里革論君弑故 國語

晉人殺厲公欒書中行偃殺之邊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

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于京厲流于彘幽滅于戲山皆是術也失威多過之道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爲焉君譬則川澤民譬則魚也魚從川之美惡以爲肥瘠

季武子議行冠禮左傳襄公九年

晉侯以公宴于河上晉悼公伐鄭歸襄公送至河故安之宿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成公十六年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

士句不朽之問距欲矜其先世穆叔不對其意遠矣而乃遂自揚何其淺也豈不愧於三立之言已言臧文仲立言而又述德與功以先之見文

之祧處之（冠必在廟諸侯以始祖之廟爲祧）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以悼公欲速故）

叔孫豹論人之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穆叔（叔孫豹）如晉（賀克欒盈也）范宣子（士匄）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

作猶非第一義耳況世祿乎甚有斷鉄

文誠佳而非其旨將非有諱之而難言者歟何其辭之轉慨也

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廟門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申豐論雹 左傳昭公四年

大雨雹、季武子宿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朝覿謂春分奎星朝見東方也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玄冥北方之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將奉至尊故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

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氷、祭寒而藏之、十二月 獻羔而啓之、二月 公始用之、優尊 火出 三月四月 而畢賦、當受水者盡頒之 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氷、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隷人藏之、夫氷以風壯、而以風出、風寒而堅風和則用 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無霜雹以爲災 癘疾不降、民不夭札、夭歿爲札 今藏川池之氷、棄而不用、君用之外有餘棄之不賦於人 風不越而殺、散不以理暴殺爲害 雷不發而震、震動不徐緩震擊爲害 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氷之道也、胡氏曰是時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宰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藏氷之失則亦

饗義二字將先王秩祀之典一口道破且用人以祭豈但不義條哉平子後被晉執而竟得逃其誅

懐。

誣矣

臧武仲譏社於人 左傳昭公十年

平子意如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叩鼻血以為牲臧武仲紇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偷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人同於將誰福哉

叔孫婼論齊高彊 左傳昭公十年

齊高彊來奔陳鮑二家伐欒高氏欒高敗欒施高彊奔魯昭子婼叔孫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父強之多受邑而稍致諸君景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

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韓旨哉

佳。

文簡嚴有體然竊以爲非孔子之言於可稱述議多似平丘之會脇諸侯以示威者於也鮒瀆貨於獨不受英其歸魯季孫乃

聳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唯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蔑子犀之忠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喻前強自取其禍

孔子稱晉叔向左傳昭公十四年

仲尼曰、叔向晉羊舌肸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羊舌鮒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乎、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晉兵次于衛地淫芻蕘者衛人以錦請之叔向曰羊舌鮒瀆貨無厭若以賂之其已備從之鮒爲禁之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晉執季孫行父既而歸之子服景伯不肯私去韓宣子謂叔向子能

叔[illegible]請從諸侯之會宣子患之謀於叔向因使鮒說之則鮒之詐肸實啓之矣邢侯與雍子爭鄐田肸既知直在邢侯不以教鮒而令任其貪婪及宣子問罪於肸直言當殺法之所在肸固不得自私顧略無憂喜休戚相涉之情焉況望其養不中不才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不以直肸之直此之類也孔子其

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叔魚見季孫曰邢侯之獄聞將爲子除館西河若之何且泣季孫逃歸言其貪也以正刑書不爲頗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受雍子所賂女曲邢侯邢侯殺叔魚及雍子韓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向曰雍子買直鮒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所謂大義滅親者

○昭子大史論救日 左傳昭公十七年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婼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無盛饌伐鼓于社責陰勝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自責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周之六月夏之四月也純陽用事正陽之月也平子以爲非正月故

肯直之而又義之乎若周公之誅管蔡事關宗社不得不然故曰大義滅親盼也而若是班乎故曰非孔子之言也

春秋日食昭公凡七焉梓慎不勉公以修德勵政以回災變而乃曰不爲災蓋季氏之黨阿諛容悅不足異獨惜昭公怠荒至

大史云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有災（謂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於是乎百官降物（素服）君不舉（減膳）辟移時（出次）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引咎）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言此六月乃夏之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矣（安君之災）

梓慎論日食　左傳昭公二十一年

昭公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日夜等）至相過也（長短極）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不勝陰）故常爲水

孔子論楛矢國語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砮鏃也以石爲之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重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

觀此則孔子之言為政不以政刑為先而以德禮為本也有由然矣

使求得之金櫝如之如孔子訓

孔子論刑鼎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冶石為鐵用橐扇鞴謂之鼓此蓋令衆各出力以鼓石為鐵計令取一鼓而足也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蒐于被廬作執秩以正其官蓋修唐叔之法也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民知罪之輕重在鼎則棄禮徵書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

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夷一蒐而三易中軍帥以致賈季箕鄭之徒作亂）若之何以為法

季孟議伐邾（左傳哀公七年）

季康子（肥）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昔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言子服何賢人也惡有賢人之言而可違逆之）對曰夫（諸大）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不言不危故也）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忿言不可恃力）不

樂而出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不知樂冠師遂入邾、

冉有議禦齊 左傳哀公十一年

齊爲鄎故先是哀公會吳伐齊師於鄎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淸、季孫肥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淸必魯故也君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不能使二子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不從戰則不臣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恨其專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

請伐齊實事以吾從大夫之後實言獨以魯之衆伐齊之半爲僞耳此兩言與前句告季氏魯之群至衆於齊之兵車何異

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州仇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何忌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己材力所及故不能言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及齊師戰于郊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

孔子議討陳恒　左傳哀公十四年

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闞止有寵于簡公使爲政陳成子憚之殺止執公于舒州弒之孔丘三日齊欲以誠感君而請伐齊三三言之公哀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

是以知聖人而不阿所好於此見之

君政之在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程子曰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

子貢譏誄孔子 左傳哀公十六年

孔丘卒公哀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恤魯不憖且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若在病中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無尼父無以爲法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一人天子所稱君兩失之

哀公君臣相猜 左傳哀公二十五年

公(哀)至自越季康子(肥)孟武伯(彘)逆於五梧郭重僕(為公御車)見二子曰(告公)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公盡極以觀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進酒)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罰之)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劬勞不宜稱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二相之數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公卒孫越)

子貢私論衛侯　左傳哀公二十六年

衛侯出奔宋(公納夏戊女而寵其弟期奪南氏邑奪司寇亥政壞公文要車使優狡辱拳彌因相與作亂出公奔)適城鉏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

無傳先後必有其人國無其人誰爲後之此子貢之所以讓不御也

御

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晉文公伐衛衛侯請盟斂盂弗許出奔楚遂適陳甯武子俞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爲孫林父甯父所逐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以孔悝之亂奔魯以拳彌之亂奔宋内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晉

群臣論申生 左傳閔公二年

晉侯獻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聽驪姬言太子師師公

諸臣爲申生慮
秤可謂其至然
申生篤倫明理
主見巳定不俟
諸臣之贅之也
乃獻公慈於武
鞘嘗稱疾使奚
齊徭事猛足言
於申生曰伯氏
不出奚齊在廟
子盍圖乎申生
曰吾聞事君以
敬事父以孝受
命不遷爲敬敬
順所安爲孝棄
命不敬作事不
孝又何圖焉且
夫閒父之愛而
亮况有不忠焉
厭人以自成有

衣之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如環而不連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偏衣之半分身非惡意也兵要遠災謂威權在巳可遠害也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服用純色用其衷則佩之度佩下之常今命以時卒在冬十二月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雜色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凉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宜社胙肉有常服矣韋弁服不獲而尨命可知也君意有在死而不孝不

不負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乎孝矣吾其止也嗚呼此固張子列於西銘以發揮仁孝也歟然諸臣逃奔之策未爲不善不陥其父免難於已亦何不可嗚呼申生之孝孝而可悲者歟

狐偃冀芮各爲其主料事而後皆中然狐偃遠慮後來語雖得

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非常服金玦不復、有決別意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冊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有疑曰盡敵而反、獻公之命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謂驪姬二五不如違之狐突欲行、以大子去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薄惡不可取子其死之欲其死於戰也既勝翟而反讒言益甚獻公卒殺申生

狐偃冀芮託國議 國語

公子重耳出亡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重耳夷吾與謀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自蒲出奔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望諸侯朝貢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歸困往、

國亦隨其身則必陷之也

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望其援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可以監諸侯之爲視其爲誰動其無不成乃遂之翟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公使賈華伐屈夷吾自屈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後出同走嫌同謀不免於罪且夫偕出偕入難難與俱聚居異情謂共居而各欲求入惡惡於義惡也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秦穆公夫人獻公之女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告悔是吾免也免罪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四年復爲君獻公卒秦穆公納之

○注[illegible]

獻公使荀息傅奚齊不以此時強諫以正嫡庶之分又不能力辭託孤之寄以啓獻公臨難而欲自免得乎然猶能知義所當死可謂之忠而不可爲正也

里克議殺奚齊 國語

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謂申生重耳夷吾之黨）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曰、死吾君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里克曰、子死孺子立、死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哉、荀息曰、昔君問臣事君於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爲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矣、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辟之、里克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丕鄭曰、荀息謂何、對曰、荀息曰死之、丕鄭曰、子

里克欲閫中立不能正諫其君坐視申生以疾而後乃殺其二君豈不過甚巳弑奚齊卓子雖所尊有遺命焉尚亦之君也

奚齊殺而莫有哀者豈非化分之罪重耶衛宣殺伋壽立朔國

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謂里克必殺之荀息必殺之我爲子行之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七輿申生下軍大夫共華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也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恩之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詐之國也言晉可專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有義然後利立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讒群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信姬之言逐群公子殺無罪申生以爲諸侯笑使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人懷悖逆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

人賦二子乘舟之詩以悼其亡漢武殺戾太子壺關三老至訟其冤隋文廢太子勇左右莫不閔然可見名分之能繫屬人心也

於諸侯且爲援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賴其富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爲賴必危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爲諸侯載登於策以爲戒不可常也丕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于秦

狐偃冀芮復國議　國語

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鉥導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

待理不矣

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以喪
爲樂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
樂喜怒之節易也反常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君之重耳
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
大大喪大亂之剡也鋒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
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
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灑掃之臣死又不敢
莅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
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
重耳不敢違呂甥及郤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

不愛虛以求入入而翕聚此其爲心得常有大常之念

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生子、爲內主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立心無恒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求也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不吝虛國旣入而後圖聚、蓄積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君于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先置公子夷吾、是爲惠公、

慶鄭號射議閉秦糴左傳僖公十四年

虢射不恤鄰好況貽其君之患誅之不臧有如是者

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傳曰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爲怨已深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適使秦嗤）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親近之國）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群臣議娶秦女（國語）

秦伯（穆）召公子（重耳）于楚楚子（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惠公之子圉爲質於秦秦妻之既而棄嬴氏逃歸立爲懷公故

（曰懷嬴今復納之重耳然則懷嬴於重耳爲姪婦）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恐嬴之訴）降服囚命、（自囚以聽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子圉之辱、（質於秦時）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恐不免人之謗）非此則無故、（他故）不敢以禮致之、（不行婚姻正禮）歡之故也、公子有辱、（降服）寡人之罪、（不備禮）唯命是聽、公子欲辭、司空季子（胥臣）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十四人中二人

爲姬二人爲巳故云十二姬、酉、祁、巳、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取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于此生而成功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濟當作擠滅也傳曰黃帝戰于阪泉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有屬名也男女相及、嫁娶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取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爲婚姻同德合義、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

諸臣所計其
難利足趨者

國保其土房居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狐偃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謂子餘趙衰曰何如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巳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巳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更成婚禮且逆之

箕鄭論救饑國語

晉國饑公文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

本原之論非迂遠也

問應俱佳

此篇前後映照開合俱妙

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爲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郭偃論治 國語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

胥臣論教 國語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文公子襄公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蘧蒢（僂人）不可使俛戚

施僂人不可使仰、僬僥長三尺不可使舉、侏儒短人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嚚瘖不可使言、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瘖不能言者聾聵不可使聽、耳不別五聲之和爲聾生而聾曰聵童昏不可使謀、童無知昏闇亂也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若有違質。邪性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于豕牢、少溲小便豕牢廁也而得文王不加病焉、言生之易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虢仲虢叔而惠慈二蔡、管叔初亦爲蔡故云刑于大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皆在

如此結真是奇特

虞官而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适）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蔡公原公辛甲尹佚皆周太史）重之以周召畢榮（四公）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尊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籧篨至僮昏）對曰官師之所材也（裁用）戚施直鎛（主擊鐘）籧篨蒙璆（使戴磬）侏儒扶盧（緣矛戟之秘以戲）矇瞍修聲（聽專）聾聵司火（視審）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卬迎也開其原迎之以浦則水）夫

秦○

先軫議伐秦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秦師滅滑而還 秦穆公聽杞子之言將襲鄭鄭自備遂滅滑而還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 秦出師時蹇叔以勞師襲遠爲不可 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 謂納文公 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 時文公新死言以君死故忘秦施 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趙宣子議立君 左傳文公六年七年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立少恐有難）趙孟

（看）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文公）愛之且近於秦秦舊

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

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紓矣賈季曰不如立公

子樂辰嬴嬖於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

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

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陋）母淫子辟無威陳小

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杜祁子雍之母本班在二偪姞襄公之母本班在三祁以姞生襄公爲世子乃遜使在己上）以狄故讓季

隗而已次之（以季隗是文公託狄時妻故復讓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

是舉也夷皐不當立則不宜聽穆嬴以畏偪如當立則不必爲雍子之求所謂大臣以遇大事而能斷也卒之令狐之役既以背秦又違先蔑夷皐竟以亂國宣子亦終冒弑名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有以也夫

評　辭嚴義正務爲得體

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穆嬴（襄公夫人）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盾）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欲使宣子教訓之）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來偪）乃背先蔑立靈公

趙宣子論伐宋　國語

宋人（鮑公子）殺昭公趙宣子（盾）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

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鍾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鍾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錞于形如碓頭與鼓相和丁寧謂鉦也）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爲蹔事也（掩其不備）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鍾鼓爲君故也（明君道）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鍾鼓以至于宋

賈季論二趙 左傳文公七年

酆舒狄相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可愛趙盾夏日之日也可畏

伯宗議伐赤狄 左傳襄公十五年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特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

酆舒不有可誅但慮中國其命而不待則所誅者有所爲而爲矣

申固其命（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待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爲妖（群物失性）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古篆背書正字則爲乏字）盡在狄矣（妖災亂乏兼而有之）晉侯從之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呂氏曰君子懼人之亂矣未聞懼人之治也伯宗幸人之亂惟恐其或改處心積慮可謂忍矣）

絳人論山崩（左傳成公五年）

梁山崩晉侯（景）以傳（驛車）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適有重載之車在道故伯宗辟之使退曰避我傳車）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

君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綠飾徹樂、息八音出次、舍在郊祝幣、祝宮陳幣史辭、史官作罪已之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於君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韓獻子議遷都 左傳成公六年

晉侯謀去故絳、晉都絳、景公謀徙新田、亦號絳、故謂此爲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古國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厥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多穢惡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

重腿之疾溺濕與四肢浮腫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以不務本不可謂樂公說從之遷于新田

士弱論宋火 左傳襄公九年

宋災晉侯悼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宋樂喜知有火災預爲之備何故對曰古之火正官名或食于心或食于咮心東方宿名也咮柳也南方之宿後世祀火星之時以火正配食於心與柳以出內火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禁民放火是故咮爲鶉火在午位朱鳥有咮故名爲咮心爲大火在卯位陶唐氏之火

寘兕華成公之對與語同心而此不開豁切望

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季春出季秋納）相土因之（相土契之孫商之祖）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日恐自字之誤）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師曠論衛出君　左傳襄公十四年

師曠侍於晉侯（悼）晉侯曰衛人出其君（獻公爲孫林父甯殖所逐）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

天之愛民以下語極精微

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宗子之副）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君舉則書）瞽爲詩（風刺）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傳告大夫）庶人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以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有遒人徇路之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

古微露其旨中示以誠立未示以虛設

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荀偃議定衛 左傳襄公十四年

晉侯悼問衛故於中行獻子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會于戚謀定衛也

陽畢議逐欒盈 國語

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欒盈之黨爲范宣子所殺公平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本根猶樹

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謂滅欒氏而去其黨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申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若起瑕原韓魏之後瑕嘉原軫韓萬魏畢萬皆賢人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公

曰欒書立吾先君悼公欒盈不獲罪盈爲毋范祁所譖非得罪於國如何

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暱於權則民不道訓不可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爲暱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群賊知起中行嘉州綿邢蒯之屬而以國倫數而遣之厚戒箴國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盡逐群賊欒盈出奔楚在楚一年欒盈復奔齊齊納之遂帥曲沃之甲以叛范宣子討之滅欒氏

范鞅論立身 國語

訾祏死范宣子士匄謂獻子鞅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祏也吾朝夕顧焉問以事以相晉國且爲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無賢臣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不自安而簡略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謀於衆不以賈好求爲好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免身

師曠論樂 國語

平公說新聲衛之音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

學樂知政師曠有焉

二人同心其味可想

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叔向稱司馬侯 國語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 謂有所建爲及諫爭相爲始終以成其事 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是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 別爲黨

叔向論所取法 國語

趙文子 武 與叔向游于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

禮考亦載而文稍殊

歸、叔向曰、其陽子乎、處父 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剛而無謀爲狐射姑所殺 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從晉文出亡在外及反國援璧請亡 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士會 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進賢退不肖不從君之欲

叔向議賦祿 國語

秦后子鍼 來仕、避景公 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避靈公 其車五乘、叔向爲太傅、實賦祿、韓宣子起 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公之孤四命五百人爲旅爲田五百頃 上大夫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命百人爲卒爲田百頃 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

明賢相遇道政
守悲懷閔國之

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均之也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傳曰序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以韋蔽前後木楗檐以過于朝唯其功庸少也惟無功不得服公服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言富商之財足以爲此車服以無位爵故不得爲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回曲於富也乃均其祿

○叔向與齊晏嬰論國政　左傳昭公三年

齊侯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少姜卒故既成昏許之成晏子受禮受享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

隱憂懼剝落之將及與世讀之猶令黯然殆難爲情亦非左氏寫不到此

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爲區區容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容六斗四升釜十爲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十釜爲鍾則容八斛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以三分計之公得其二民得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刖足者多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陳氏痛念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之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相助也胡公陳始祖大姬其妃也言

陳將代齊先祖神靈於是乎在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不討諸侯故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餓死曰殣而女富溢尤嬖妾之家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八姓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疾讒之鼎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不賢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考終豈其獲祀

儀禮欽鬭通透
不可移易

○司馬侯論魯昭公 左傳昭公五年

公如晉、魯昭公即位而往見 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 平 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 犯 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仰食三家與民無異 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爲公謀終始者 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 而屑屑爲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君子謂叔侯於

是乎知禮

士文伯論日食 左傳昭公七年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魯昭公七年晉平公之二十三年也晉侯問於士文伯句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惡衛大魯小禍有大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亦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治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季武子宿卒晉侯謂伯

或馮焉民聽濫也可謂明於物理作事不時以上可謂達於治道

讀

瑕句字曰吾所問日食從矣言如其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如壯辰大辰之類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

師曠論石言 左傳昭公八年

石言于魏榆晉侯平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

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築宮於虒祁叔向曰子野子野字師曠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其知之矣眞氏曰侈一宮室而上天爲之示異諸侯爲之離心故曰侈惡之大也可不戒夫

史趙論陳事 左傳昭公八年

楚滅陳陳公子招公子過殺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哀公憂恚自縊楚棄疾奉孫吳討陳滅之晉侯平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

文格最寄大故以下其再與爲主首引史佚之言以徵其行再

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火盛則水滅顓頊以水德王故於此年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其斗之間有天漢故云）猶將復由（謂當復興）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違天命而發絕）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殺封舜後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叔向譽單靖公　周國語

羊舌肸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上位在靖公上者視之不敢踰也）燕無私（好貨及籩豆之加）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周頌篇名語及此詩而樂）單

明昊天之旨以論其心又自引其類維何之詩以闡揚之總應分明曲曲不遺閑於茲者不難敘述矣

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况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彤鏤儉也身聳悚除治潔外內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殽雜也衆人過郊單子獨否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修已自勤以成其王功夙夜基命宥密緝熈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

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敬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帥循也循此四德行之而歸於安民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龢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

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靖公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它矣

○叔向議邢侯獄　左傳昭公十四年

邢侯與雍子二人皆故楚人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羊舌鮒代景伯治獄韓宣子起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

事多謬悠荒唐之談

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加罪於邢侯而殺之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蔡墨論龍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龍見于絳郊魏獻子舒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者飂叔安古國名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

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能順天）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豢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

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無祿）官宿（安）其業其物乃至（如木官修則有至）若泯棄之（失職）物乃坻伏（止息潛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

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能修業者歿皆配食於五行之神爲王者所尊奉 木正官長 曰句芒、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 火正曰祝融、明貌 金正曰蓐收、秋物摧蓐而可取也 水正曰玄冥、水陰而幽冥 土正曰后土、土爲群物主故稱后 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乾初九變 曰潛龍勿用、其同人、乾九二變 曰見龍在田、其大有、乾九五變 曰飛龍在天、其夬、乾上九變 曰亢龍有悔、其坤、乾六爻皆變 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之剝、坤上六變 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說易者皆以龍喻陽氣如史墨之言則皆是眞龍矣 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 使重爲句芒、木正 該

爲蓐收(金正)修及熙爲玄冥(代爲水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窮桑少皞之號也言四子能成少皞之功)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火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能播百穀)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湯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自商以來祀之

◎蔡墨論魯事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趙簡子(鞅)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意如逐昭公)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乾侯)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

舉言臣之強勝
君之凌替而歸
重於慎器與名
文字之要機也

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惟德）。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詩高下有變易）三后之姓（虞夏商）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君臣易位若天上有雷）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許慶父立僖公）受費（邑）以為上卿。至于文子（行父）武子（宿）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惡及視）立庶（宣公）。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權）、政在季氏

於此君也四公矣(宣成襄昭)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車服爵號)不可以假人

○衛

石祁子歸宋猛獲議　左傳莊公十二年

宋猛獲奔衛(獲南宮萬之黨也萬弑閔公宋人以曹師討之故獲奔衛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宋人醢之(宋人亦請萬于陳幷獲俱醢)

北宮佗論威儀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衛侯襄在楚北宮文子(佗)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

此論述威儀首際
其爲卓犖

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

一引一斷文采煥發

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鄭

文共四大段首論戎翟次南方次西州而後則總論周之弊考據精詳敷陳明悉

史伯議避難（國語）

桓公為司徒（幽王時）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左濟右洛前潁後河）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

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君若克二邑虢鄶鄢蔽補丹依𩦎歷莘八邑君之土也君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山名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逃難於濮而蠻從蠻俗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欲立叔熊禍又不克是天啓之心也天意在紃又甚聰明和協得民臣心蓋其先王功德過之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也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淳燿

天明若曆象三辰也悖大地德若敬授民時也光照四海使上下有章也訊始也融明也其功大矣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因時順氣以育萬物使之樂生夏禹能單盡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菜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己董彭禿妘曹斟芊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己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國則周

滅之矣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蠻芈蠻矣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謝申伯之國何如對曰其民沓黷貪而忍不可因也唯謝郟之間郟南謝北虢鄶在焉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忠信爲周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

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也、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人有伏犀頰輔豐滿皆福相也而近頑童窮固、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謂陰陽相生異味相和也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如以水益水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目爲心視耳爲心聽口爲心聲鼻爲心芳平八索以成人、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離爲目兌爲口坎爲耳艮爲手建九紀以立純德、心肝脾肺腎胃膀胱腸膽所以經紀性命合十數以訓百體、王公大夫士皁輿隸僚僕臺百官各有體統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

經入行姟極萬萬曰姟自十而千而萬萬轉生至億兆謂王收其常入有此數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龢樂如一夫如是龢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校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須五聲物一無文須五色味一無果須五味果美也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申后而立内妾褒姒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用讒臣於位寘侫幸於側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

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山桑曰檿弧弓也箕木名服矢房也）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賣弧服者）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共處也）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沫）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傳祭於郊）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裳正幅曰幃）而譟之、化為玄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

毀齒末盡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爲入于王、幽王遂置之赦其罪而嬖是女也、使至于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精極

也。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伯服立太子宜咎出奔申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彊、其隩隱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在申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

公從矣凡周存亾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避難）恐無及也公說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卜邑皆有寄地

厲公議討子頹 左傳莊公二十年

王子頹享五大夫（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奉子頹以代惠王王奔鄭子頹立而享之）樂及徧舞（黃帝堯舜夏商周六代之樂）鄭伯（厲）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去樂減膳）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

子產童子遂能料事而中後爲名大夫豈偶然哉

及五大夫

皇武子議享宋禮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子產憂國 左傳襄公八年

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爭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子產之父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君令而有正

卿執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子展子駟議從楚 左傳襄公八年

楚子囊貞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既卜且謀職競作羅競作羅網難而無成職此之由也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會雞澤會邢會城棣會鄬會戚丘今將背

子駟之謀左矣
竟召後禦

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晉以同姓來親反不與成鄙我是欲楚欲滅鄭爲鄙友欲與成不可從也謂駟之言不如待晉晉君方明謂悼公四軍無闕上中下及新軍八卿和睦如罃將中軍范匄佐之中行偃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士魴佐之趙武將新軍魏絳佐之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子展名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

○子產然明論政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晉程鄭卒子產始如然明以如所料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

例古

知尊王室之義鮮矣

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子展伯有議會葬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 簡公在楚上卿居守 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游吉譏晉城杞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晉知悼子 荀盈 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平公杞出也成杞 鄭子大叔 游吉 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 衛大叔儀 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 肄餘也屏城也 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云歸附也

裨諶論國事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伯有 良霄 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 世為行人 子皙 黑字 曰可則往難則已何

季札謂子產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至此而驗

子產之繫衆望如此

體裁渾成晉侯之失節理而縱淫褻久矣不知自反而聽小人

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不能久 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天意有在 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定 不然將亡矣

子產論晉侯疾 左傳昭公元年

晉侯平 有疾鄭伯簡 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

之言歸返於祟子產亦言實沈臺駘之實有此神以解其惑斷然以爲二者不及君身又述山川星辰之神亦不能爲而備論其由前二者之縱失惜乎晉侯不能改而叔向亦徒善之不能推明以匡其君也

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克不善其所爲遷閼伯于商丘主辰祀大火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祀水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震懷胎也大叔武王弟叔虞也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以與唐季世之君同名故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不曰唐而曰晉者叔虞之子燮父改稱晉侯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水官之長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

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臺駘所居）帝（顓頊）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四國）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不能為禍）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壅閉湫底以露其體（壅謂氣阻而不行閉謂氣塞而不通湫謂氣聚而不散底謂氣滯而不快露羸也）茲心不爽而昬亂百度今無乃壹之（不順時以節其氣）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充嬪御）其生

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人於同姓相愛尤厚若又爲夫婦則相愛之美極矣美極則盡不復生美生疾而已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壹四時取同姓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節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减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晉侯聞子産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眞氏曰子産能知實沈臺駘爲參汾之神可謂博物矣然推晉侯之疾不歸之鬼而歸之飲食哀樂之間則可謂明理而非但博物者也晉侯獨以博物目之豈知子産者耶

游吉與晉大夫論國事 左傳昭公三年

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景公妾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

張趯此言真欠忠厚

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有喪）士弔大夫送葬（王制諸侯殷聘世朝有喪士弔大夫送葬時俗過制故文襄節之然猶過於古）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于守適（不以位卑而令禮數如守嫡夫人）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火心星也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不復能煩諸侯）二大夫

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不爲晉諱

子產論厲鬼　左傳昭公七年

子產適晉趙景子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伯有鄭大夫良霄也汰侈嗜酒與公孫黑爭因作亂鄭人殺之爲厲子產立其子良止以止之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形也既生魄陽曰魂陽神氣也用物精多祿位高享物備則取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微薄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

其論非怪實有此理易曰精氣爲物游神爲變

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强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子產論罕朔左傳昭公七年

罕朔奔晉以殺罕雅故韓宣子起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國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多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不以罪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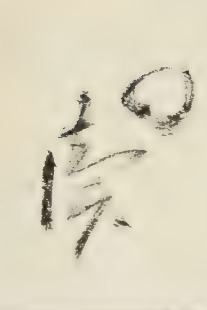
游吉述禮儀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子大叔見趙簡子〔鞅〕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因地之性〔高下剛柔〕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爲五味〔酸甘鹹辛苦〕發爲五色〔青黃赤白黑〕章爲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氣味聲色過度則傷性〕是故爲禮以奉之〔制禮奉性〕爲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五牲〔麏鹿麏狼兎〕三犧〔祭天地宗廟謂之犧〕以奉五味〔成其用〕爲九文〔山龍華蟲藻火黼黻〕六采〔青白赤黑玄黃〕五章〔文章黼黻繡〕以奉五色爲九歌〔九德之歌〕八風〔八方之風〕七音〔五聲加變宮變徵〕六律〔陰陽各六〕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

承文為此一轉愈覺精神

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事婦治內事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壻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在君為政在臣為事庸力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務行其德教務其時要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象天之威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人君為政審法時之所宜事之所類以制六志好惡喜怒哀樂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事之好者死惡物也事之惡者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

用人以祭而後乃有愛重傷嘅二毛之言將誰欺天乎



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品節以弼其性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〇宋

子魚論社用人　左傳僖公十九年

宋公襄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殺以爲儀牲欲以屬東夷東夷狄畏鬼宋盖假此妖神以誘其衆使聚也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若釁廟用羊釁門及夾室用鷄之類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

存三亡國（魯衛邢）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謂欲乘亂取魯緩救邢專封衛）令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執滕執鄫）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社）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子魚論戰事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襄伐鄭楚伐宋以救鄭）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殺之盡）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頭半白黑者）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恥以詐勝）子魚曰君未知戰

愛重傷則如勿傷愛二毛則如服焉于魚達權知本之言也宋公欲雪孟之耻而不度其力之不能徒假匹夫之信以自文後人乃比之文王直可大笑

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以擊尚恐不勝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老元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教戰之法明設刑戮以耻不勇求殺敵也傷未及死言能害身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不戰而服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巖未整陣蘇氏曰八年嘉之以爲文王之戰不過於此余切笑之夫襄公陵虐小國至使邾人用鄫子于次睢之社雖桀紂有不爲乃欲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求爲文王不亦過甚矣哉胡氏曰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有三亡國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

誠惆切但

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爲仁義陳仲子以辟兄離母居於陵爲廉乎

○陳

◎逢滑議辭吳 左傳哀公元年

吳之入楚也 闔廬破楚入郢 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 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都邑之人無田隨黨而立 逢滑當公而進 不左不右 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 楚爲吳所勝昭王奔隨 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

桓公初見管仲開誠咨詢孜孜不已欲興事功以蓋前愆氣格既殊而管仲立談之頃制令規

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至）陳侯從之辭吳

○齊

管仲論政　國語

管仲至（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魯莊公納糾桓公自莒先入取糾殺之請仲於魯鮑叔薦之也）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

然後析教其燕固有遺逸、一匡九合有以也夫

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殘）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群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設教民之法於象魏也）式權以相應、（式用也、權平也、治政用民使均平相應也）比綴以度、（比比其眾寡、綴其夫家、度法也）竱本肇末、（竱等也、肇正也）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髮之白黑序長幼）以為民紀統、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陵、葬之）而慎用其六柄焉、（生殺貧富貴賤）桓公曰、

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亂)其事易(變)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群萃而州(聚)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今夫工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堅脆)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功成則有賞)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

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爲工今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財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今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槀枯草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莫從事於田

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笠身衣襏襫蓑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敏材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司掌民之官見而不以告其罪五罪在五刑有司已於事而竣伏退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此言國中之民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二千家爲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中軍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左右軍參國起案以爲三官分國事以爲三臣立三宰工立三

應答長短不同並臻創叙之妙

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　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相地之美惡爲賦之輕重）則民不移政不旅舊（不以故人爲帥旅）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畧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此言郊外之民）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五正聽於大夫）牧政聽縣（五屬大夫聽於縣帥）下政聽鄉（縣帥聽於鄉帥）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仲孫猶知大義

仲孫湫論魯事　左傳閔公元年

仲孫湫來省難（魯自莊公薨慶父殺子般立閔公國大亂齊桓公使湫來盖窺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安者成之）間攜貳（離而疑者間之）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晏子議昏禮　左傳襄十二年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靈）問對於晏桓子（弱）桓子對曰先

晏文錯綜比並
亦如和羹之味
雜糅之苦

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官師（劉夏）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

○晏子論和同　左傳昭公二十年

齊侯（景）至自田晏子（嬰）侍于遄臺子猶（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

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二體(舞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俱解見前)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子之言景公凡三善之而卒不圖其行也悲夫

晏子論禮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齊侯景 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嘆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以私量貸以公量收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不修德陳氏而不亡猶在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

文勢縈迴愈纏綿矣

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諫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不自專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禀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眞氏曰方田氏之初不過以小惠市於國人而已使景公用晏子之言脩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惠施出於上而下不得私利權歸於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明而人心一雖百田氏其能竊國乎景公乃善之而不能用在公則厚斂焉田氏則厚施焉是驅其人而歸之也

○秦

舅犯仁義文公中禮秦穆識善

穆公議置晉君 晉國語 左傳僖公九年

穆公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晉國之亂吾誰使先時獻公卒公子重耳在翟公子夷吾在梁未知所立故問當先立誰若夫二公子而立之擇一人以爲朝夕之急謂晉無君也大夫子明曰君使縶也縶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容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可否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于翟曰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謂奔亡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誰以爲仁人實有

哀吾聽冀芮之
言後卅內外之
賂至於隕身卽
使不背得國已
不正況背之乎

之我以徼幸人孰信我誰爲信以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
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國命反重耳
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
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縶退弔公子夷
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勛
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狷則大事不成
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不徼幸不亦
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
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
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

秦穆旣知重耳之仁而聽公子縶之言以立夷吾其後戰于韓原夷吾見獲

君苟輔我蔑天命矣（無復天命在秦而已吾必從之）亡人苟入埽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言但守宗祊不敢望國土）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爲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免晉之難）亡人之所懷挾纓（馬纓）纕（馬帶）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不貪國家）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成）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亂）其中且可以

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是爲惠公

公穆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唯有法者可以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此釋詩意今其言多忌克既僭且賊難哉難自定難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是吾利也朱氏曰秦穆公受賂而納昏庸之君又以其忌克而爲己利是誠何心哉

子桑百里議輸晉粟晉國語　左傳僖公十二年

晉饑乞糴于秦丕豹晉丕鄭坐里克之黨見殺其子豹奔秦曰晉君無禮

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
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而不舍則生疾君
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
味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發爲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
徵爲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
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五行之節過則爲菑陰淫
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手足緩急雨淫腹疾晦淫惑疾心亂
明淫心疾心勞女陽物而晦時女常隨男爲陽進御在夜爲晦淫則生內
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武
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

吾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改行以救菑）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爲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器受虫害）穀之飛亦爲蠱（積穀久化爲虫）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爲長女爲風在下艮爲少男爲山在上）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楚

逢伯議待降禮　左傳僖公六年

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戍）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

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是以受和受采甘白爲先

大夫衰絰士輿櫬將死 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祭以除不祥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申叔時論教太子 國語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恭王名 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亂可教訓蠻夷戎翟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

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法天）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法祖）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知百官之事）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省方觀民設教）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義之與比）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詞詠風物事也）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導之忠、明久長以導之信、明度量

篇眉波激浪沿蕩縈迴絕佳[illegible]

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乎。夫子踐位則退。謙 自退則敬。不則赧。懼

○子囊議共王謚 左傳襄公十三年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

君、莊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
師于鄢、敗於晉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君以大夫
之靈獲保首領以殁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春秋謂祭祀窀穸謂葬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
對及五命乃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
曰君命以共、共辭恭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
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
諡之共大夫從之

子庚議用師左傳襄公十八年

鄭子孔嘉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

楚庚信乎若見

子庚（楚公子午）子庚弗許楚子（康）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生不能奉先君之業死不得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子庚名）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楚師伐鄭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留兩宿）涉于魚齒（山）之下甚雨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子木盛稱晉臣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宋公平兼享晉楚之大夫向戌設弭兵之策諸大夫皆盟于宋趙孟武爲客子木屈建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康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文襄成景陵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靈王會諸侯議禮左傳昭公四年

楚子靈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

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擇於此八者宋向戌鄭公孫僑在在會所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向戌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　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觀射父論重黎國語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四時之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舊族）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

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屏屏風也攝形如今之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為祭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降福不為災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方猶別也物名也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告誓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同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絜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代少皞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

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火當作北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羲和是也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位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程國伯爵休父其名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幽平以下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觀射父論祀　國語

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致牛俎於昭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舉人君朔望之盛饌天子舉以大牢、牛羊

澗溪之祭義不但儀舉其詞

豕祀以會三大牢舉四方之貢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
少牢羊豕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
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
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
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體具而精
絜者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心二精玉帛三牲
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天地民四時之務八種八音九祭九州助祭十日
甲至癸十二辰子至亥以致之致神百姓百官受姓者千品萬官億醜
類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以食萬官也明
德以昭之孝敬龢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

示物色、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其爲齊敬也、(接誠於神、拔毛取血、獻其備物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十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使民蕃息也)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箸)底則滯、滯久不震、(懼)生乃不殖、是用不從、(不從上令)其生不殖、不可以封、(國)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有月享)卿大夫舍月、(有時祭)士庶人舍時、(歲祀)乃天子偏祀群神品物、(若八蜡所祭猫虎昆蟲之類)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祀天地者謂夏商之後統承先王得郊祀而配以其祖非他諸侯比)卿大夫祀其禮、(五祀及祖所自出)士庶人

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豵龍尾土氣含收、地氣降天明昌作、大氣升百嘉備舍、物皆入室群神頻行、欲求食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齍盛、潔其糞除、愼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弭止也殄覆也謂解怨除恨之辭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安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

字宇珠花

○　王孫圉論楚寶

其盛、上言粢下言盛盛互文也　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后之帥舂王后親繰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

○王孫圉論楚寶　國語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鞅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佩上橫者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幾世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毀弄也　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

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雲雲夢澤連徒洲連屬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龜備吉凶珠禦火災角爲弓弩象齒爲弭皮虎豹皮也以爲茵靰革犀兕也以爲田冑羽鳥羽以爲旌旄毛牛尾以注竿首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在人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祭祀用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

說寶鄭重稠疊可愛

之、善惡先知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微刺簡子

申包胥論戰事 吳國語

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

越欲報吳誠可謂切怛勸苦故包胥目屢困其辭應而以智仁勇發之沛然矣

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

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

沈諸梁議選將　左傳哀公十七年

白公之亂（太子建之子勝避禍在吳楚令尹子西召之爲白公因作亂殺子西而刼惠王葉公討平）之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惠）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諸梁字）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楚武王伐鄀所）

吳子使季札來聘公穀以爲賢

○吳

獲 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楚文王克申所獲） 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賊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疑）令尹有憾于陳（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故以此爲恨） 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子西之子公孫朝也）君盍舍焉（舍右領與左史）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朝） 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滅陳

○吳

季札論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公子札來聘（魯）（治通） 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

之劉胡張三子則以爲貶蓋謂書法無異於闕越故曰乙術故深求其過以論之可也札讓國之事誠未易論但觀其論樂與論諸國大夫賢乎不賢乎豈其熟於考古昧於從時明於責人暗於治己乎昔人看春秋有凡將胡文定說爲正者蘇子由教之只讀左傳亦自不曉此之謂也

曰美哉始基之矣王化之基猶未也以有紂未治於天下然勤而不怨矣文王憂勤政事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黍離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猶有先王之遺風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政事煩瑣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弘大之聲大風也哉大國之風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遭流言之變居東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起自西戎至秦仲始用諸夏之樂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襄公至周東遷盡取西周之地故云爲之歌魏

論詩歸重於頌論樂歸重於韶如百川垂流忽匯滄渤非季札固不能以洞達古今非左氏又豈能以鋪敘曲

曰美哉渢渢乎中庸之聲大而婉險而易險當作儉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惜其國小無明君　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淫聲放蕩無復畏忌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微也　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怨而不言怨商紂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非周德之小以有紂餘俗故未大　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謙退遠而不攜貳遷而不淫復而不厭日新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有用而不匱弘大廣而不宣自顯施而不費取而

不貪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制之以義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克諧守有序無奪倫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恨不及已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難於處變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杜氏曰季子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

趙武所答既知民又知國又知季子

屈狐庸論季札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吳子夷（昧）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武）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延陵州來皆季札邑）其果立乎巢隕諸樊（諸樊門于巢牛臣射殺之）閽戕戴吳（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夷昧）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三凡傳之）不立

○越

五大夫議伐吳 國語

[illegible]衆謀以戰故勝

越王句踐召五大夫（舌庸苦成大夫種范蠡皋如）曰吳為不道來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楚申包胥聘越句踐亦與謀伐吳事而與其可）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旌旗之屬）則可以戰乎王曰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皐如進對曰審聲（鐘鼓進退之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於是出師伐吳吳人三戰三北遂入吳吳滅之）

○郯

郯子論官 左傳昭公十七年

郯子來朝、公昭與之宴、昭子婼問焉、曰少皡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以有雲瑞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以有火瑞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以有水瑞大皡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以有龍瑞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摯名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知天時玄鳥氏司分者也、燕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啓者也、鶬鴳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

學無常師仲尼且然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感慨深矣孔子欲居九夷而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於此可證更見悼世之心

也鷩雉以立秋來立冬去祝鳩氏司徒也性孝雎鳩氏司馬也摯而有別鳲鳩氏司空也平心爽鳩氏司寇也鷹性猛鶻鳩氏司事也鶻春來冬去五鳩鳩聚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五工曰攻木曰摶埴曰攻金曰攻皮曰設色之工也利器用正度量夷平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春扈鳻鶞夏扈窃玄秋扈窃藍冬扈窃黃棘扈窃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窃脂老扈鷃鷃九農曰趣耕曰趣耘曰趣收曰趣藏曰為巢驅鳥曰晝為民驅鳥曰夜為農驅獸曰為蠶驅雀曰趣民收麥也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不能致遠瑞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不修職學在四夷猶信

左粹類纂卷之五終

